V
B962
W95

册 2
卷 3-4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三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博士涪陵同寅楊景淳校

明道程先生　濂溪門人

先生姓程氏諱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贈太子少師父珦任大中大夫母侯氏先生生而神氣爽秀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

為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
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
者無不愛重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
妻以女及十五六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
釋老者幾十年迨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踰冠中進士
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會
令罷去先生攝邑不閱月民訟遂簡仁宗登遐遺制
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
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

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
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朞
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
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
名召對之日從容訪問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
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
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
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
先先生不飾詞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

580875
Je. 11, 1940

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雖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一日神宗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以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詔問何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過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正君心時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嘗見上稱安石

之學對曰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先生為御史數月論王霸論正學厲賢論養賢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于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號入輒削藁嘗曰楊已矜衆吾所不為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欲去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覺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苦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先王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

從也孫覺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先生亦待罪力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乃除黜京西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請罪而復遷刑賞混矣上復問有甚文字先生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賢無能任陛下事者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于先生無責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先生公直以為已所不如至鎮寧郊祀霑恩先生曰

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石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扶溝大治後罷復舊職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至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捂宗嗣位覃恩改奉議郎聖政方新賢德登進為時望

所屬召為宗正右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夫人彭氏封仁和縣君先一年卒子三人一蚤夭一名端懿一名端本噫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觀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溟滄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弗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皆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觀其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其辨析精微稍見于世者乃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江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

於知至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趍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所得也其為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裕如衆皆以為甚難而先生以為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悉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向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官雖小然賢士大夫莫不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其卒也識與不識皆哀傷之為朝廷恨為生民惜葬於伊川潞國太史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叙其所以而刻之石余既纂其大綱矣而其書劄應酬政治品隲與夫經書子史雜出於朋友門人所紀悉類其要於後以便學者之覽觀蓋先生為千百年一人故視諸儒所述為特詳蓋聊以寄仰止之意云耳

以下述書劄之槩

答横渠定性書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

是有意於絕物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恶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恶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恶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九叙惟歌論略)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之修

人也非天也五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道矣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舉厚生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五事舉於中修烏其功之敘和烏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于然驩娛于下而歌頌其政矣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歌之矣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弗壞其終之之道也道若是而已或問行于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于經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行何如耳

上殿劄子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

俗因循之倫所遷惑自知極于明自信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或成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盖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欝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為御史裏行時請修學校尊師取士劄

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凡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滿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于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

之有無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成化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既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不數年學者靡然丕變矣

養賢劄

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不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賢者就位能者任職無施之不稱矣

王霸劄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不同其道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定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羞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

顏樂亭賦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孔問翰作亭明道賦焉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彊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佚道使民賦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出於優佚令無勤於繹騷不奪其時導以厚生之利將求其欲豈憚力穡之逃勿謂民之冥而無知勿謂農之勞而不務趍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安而懼體兌彖之悅民下安其教同周詩之戒事衆樂而趍或躬籍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雖勞何怨

○以下述應接之樂

司馬温公辭副樞密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熈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吃飯之語熈寧初伯淳入臺為裏行反之遂聚廳吃飯分廳向火神宗升遐遺詔至洛伯淳時為汝州酒稅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韓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後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同若先分黨與則他日可憂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

荆公置條列司用伯淳為屬官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

所言何事荊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之耳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荊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

○伯淳嘗至禪寺方飯見趍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呂正獻公薦常秩其後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伯淳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伯淳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張夫人猶上書諫西晉平吳主之者惟張華一人當是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取蔡州以爲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有議論今無一人言幾何而不喪邦也

○今日西師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任事須成敗之責在已則自當死生以之今置其身使由人處之則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之行畢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是得人一城一國又甚是功名君子恥之今日從官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着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也

范希文前日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足以有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張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

○以下述政蹟之槩

為鄠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無證先生曰此易辯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幾何時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初縣有稅官以賄聞然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嘿不敢言後乃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語其僧曰俟復現光必先白吾吾有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有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羌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鄂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昔時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先生以軍法治之遂訖去無譁者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

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朞以避親嫌
調上元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
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
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
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
于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
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陂塘大決計非千夫
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
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
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乃大熟常曰一
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江寧當水運
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營小歲不下數百
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之然後請于府給
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白
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茅
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
中途奏曰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先生嘗
捕而脯之使人不惑邑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
之教之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移晉城令邑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

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茕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始甚野不知為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閉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于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抱子於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十數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

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信之自去後郡官有毋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為鎮寧判官守者嚴刻多忌莫敢與爭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其事小未安者必與之辯遂無不從者相與甚驩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官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卒潰歸將

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納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役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帥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爾知曹村決則必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啣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潢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已而求監局

先生遷太常丞論朝政益切出知扶溝專尚寬厚以
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數多盜雖樂歲
盜不減十發先生在官無强盜幾一年廣濟蔡河出
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
為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
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
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
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
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
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

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
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
邑皆獲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邑及請司
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隣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
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
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
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
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多寡不當以戶之高
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先生為政嘗權穀價
不使之甚賤甚貴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

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重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者法所禁也令有故青衣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隣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犯捕吏及門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邑人丐留不得先時邑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嘗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

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有利必有繼之者矣為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劉立之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以下述品隲之槩

伊川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世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蚤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曰此是顧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教之則不敢讓

張横渠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劉立之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穴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太中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教誨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人而後已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悉為嫁之

朱公掞曰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

是與

范淳夫曰士之從學者不絕于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為支詞要其用在已而明于知天其教人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

游定夫拾遺曰會同天節宮嬪爭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執政辭遂屈先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待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遇事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及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

呂與叔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反之以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立而不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

和氣充盎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切弗能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辜而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張子韶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蓄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陳瓘作責沈文曰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元豐乙丑予為禮部貢院官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淳夫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曰生東南實未知也予時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邵康節曰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也

謝顯道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

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他念過便使人有得處

朱元晦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方剛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逸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以跂及

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不同

朱元晦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混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贊

先生天資最厚而邃養更深受之於茂叔而會之於六經人品造大賢以上而幾于聖人真可彷彿顏子而直繼孟子之絕者實吾道中興之主盟也當時後

世敘紀稱揚無遺漏矣猶謂形容之未盡矣余何贊一詞哉第高山之仰日玩簡篇而竊其緒餘僅為掇拾令學者有所歸宿故撮其行誼之實而條析之親老求為閒官事親務養其志孝也與伊川講學于家而以尊師道為讓弟也收養族之孤窮嫁娶族之子女睦也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儉也下鄉以教晉城之民親督以捍曹村之決勤也給米營中而病者生全請貸叢粟而饑者用濟仁也辨借宅之錢脯茅山之龍智也上元之田稅大均河東之財賦有定養也親召父老與語為正兒童句讀教也鄠縣多譁而託去扶溝多盜而竟彌法也接人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和也由御史而為判官其事守也必恭聞獻巧而遇執政其致戒也不貶中也青苗之法謂且當放過新政之改亦須兩分其罪公也庭留茂草盆畜小魚以至折民黏竿草木魚禽無不各得其所惠也故神宗之英明猶從容訪問王安石之執拗猶以忠信人目之蓋其意以正君心為主而以未萌之欲為防以吾黨為有過而以天下事當以公心處之夫是以去後每嘗念及而獨得不遷謫也居洛十餘年傳道愈廣而及門之徒皆為名儒迄今遡正學者必推先